

高教信息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编 2024年第3期(总第76期)

政策解读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答记者问..... 3
- 学位管理将迎来哪些新变化..... 6

理论探讨

- 面向未来的高校学科建设..... 9
- 新文科视域下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为例..... 18

高校实践

- 高校学科交叉建设动态..... 30

导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是新学科产生的重要源泉，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本期《高教信息》选编了关于交叉学科内涵与建设路径的文章，供各位读者参考。

第一小节“政策解读”选编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答记者问，介绍了《管理办法》制订的背景、过程、主要内容和改革举措；《学位管理将迎来哪些新变化》一文阐述学位法出台将有助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小节“理论探讨”主要围绕交叉学科建设主题，选编了《面向未来的高校学科建设》一文，阐述学科建设的基本概念，提出未来社会高校如何加强学科建设；《新文科视域下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为例》一文，以“人大模式”为例，总结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创新与探索经验，深化人才培养在面临形势、内在需求、核心要义、机制保障、平台支撑等方面的认识，从而为加快构建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效能提升。

第三小节“高校实践”选编了多所高校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建设动态，为高校提供借鉴。

政策解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 就《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答记者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请简要介绍制定出台《管理办法》的背景。

答：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是新学科产生的重要源泉，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部署，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2020年设置了交叉学科门类。但当前，学界对交叉学科概念和内涵的认知还不统一，社会公众对其认同度还不够高，亟需进一步加强引导。因此，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究制定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的有关文件，为交叉学科发展探索规范化的制度安排，十分迫切和必要。

2. 请介绍一下《管理办法》的制订过程。

答：2020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经过深入调研，系统总结国内外交叉学科发展现状，梳理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学科管理机制，起草了《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先后征求了32个省级学位主管部门、有关高校以及教育部相关司局的意见，提交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研究咨

询，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

3. 请简要介绍一下《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答：《管理办法》共有五章 24 条。第一章总则，明确了规范交叉学科管理的目的意义，交叉学科的界定和适用范围。第二章试点交叉学科设置与退出，说明了试点设置交叉学科的资格、基本条件、设置程序、命名及编码规则和退出机制等。第三章目录编入与退出，明确了交叉学科编入目录的周期、条件、论证程序、编码规则和退出机制等。第四章管理与监督，分试点阶段和进目录后两种情况，明确了交叉学科的学位授予、基本要求、招生方式、培养要求、评估评价、学科建设和学科评议组等。第五章附则，说明了实施日期和解释权。

4. 《管理办法》有哪些改革举措和政策突破？

答：《管理办法》的目标是构建规范有序、相互衔接的交叉学科发展制度体系，主要思路是科学规范、试点先行、放管结合、改革创新。改革举措和政策突破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交叉学科的内涵。明确提出，交叉学科是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通过深入交融，创造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论、方法，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论，构架出新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新的更丰富的知识范畴，已经具备成熟学科的各种特征。这是在有关学科学位的政策文件中首次明确对交叉学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二是建立了交叉学科放管结合的设置机制。坚持高起点设置，高标准培育，建立了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机制，由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依程序自主开展交叉学科设置试点，先试先行，探索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在此基础上，还明确了试点交叉学科编入目录的申请条件和论证程序，严把质量关。

三是建立了交叉学科的调整退出机制。分试点阶段和进目录后两种情况，建立了相应的退出机制。同时，对于退出目录且还有少量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提出了过渡衔接办法。

四是明确了交叉学科学位授予和基本要求。分试点阶段和进目录后两种情况授予学位，分别制定学位授予基本要求。试点交叉学科由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按审定该学科设置时所确定的学科门类授予学位，并制定学位授予基本要求；列入目录的交叉学科按目录中规定的学科门类授予学位，并由相关学科评议组制定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五是构建了交叉学科的质量保证体系。为确保交叉学科建设质量，结合交叉学科特点，从招生、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所有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均须参加周期性合格评估，可不参加专项合格评估。同时，为优化发展环境，提出试点交叉学科可不参加第三方组织的评估。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学科建立有其自身规律，需要知识分化融合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能够适用于学位授予单位规模化、规范化培养人才。学位授予单位应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领域，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根据本单位学科特色大力促进多学科交叉，协同开展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在交叉学科建设方面，学位授予单位应在师资、成果、绩效的考核与评价机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按《管理办法》规定，本着科学精神，积极稳妥推进。

——来源：教育部网站

学位管理将迎来哪些新变化

4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学位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学位管理实践中如何理解新法？如何将新法落地？

一、我国第一部教育法律迎来“变身”，意义重大

198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律，学位条例及其配套制度为建立我国学位制度、促进教育科学事业快速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高等教育领域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

“学位条例作为新中国教育和科研领域的第一部法律，为学位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说。在中国高校过去40余年的发展中，学位管理工作的背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龚旗煌看来，在学位条例基础上制定的学位法，正是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成果的巩固，有针对性地破解学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适应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表示，将学位条例的名称修改为学位法并对制度内容进行全面修订，对于在法律层面巩固学位制度改革成果，规范学位授予活动、保障学位质量，保护学位申请人合法权益，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江涌认为：“学位法出台，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众及学位管理各方主体的遵法意识，也有助于规范学位授予活动，提高学位授予的质量和水平，更有助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服务国家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内涵丰富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战军对学位法规定的“三级两类”学位体系制度最为关注。“‘三级两类’学位体系制度最基本和最显著特征是学位类型明确划分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两类。学位法对两类学位的培养目标、学位授予标准、培养模式以及学位答辩形式等分别作出了规定。学术学位强调突出学术研究能力，培养环节强调学术研究训练；专业学位强调突出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环节强调专业实践、训练；学术学位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实践成果、其他规定的成果答辩。”王战军说。

王战军的高度关注，缘于国家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急需。“在科技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整个社会的科技含量快速提升，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是满足社会需求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举措。”王战军说。

马怀德也认为，增设专业学位类型是此次立法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马怀德表示，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以来，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专业学位类别不断丰富，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培养质量明显提高，社会认可度逐年提升。但学位条例聚焦学术学位，没有专业学位的表述和相应制度设计。学位法把专业学位法定化，明确把学位分为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等类型，构建起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协调发展的二元学位类型，同时在学士学位条件、硕士学位条件、博士学位条件等方面都规定了专业学位的相关内容。

三、履行学位管理主体责任，抓好落实

龚旗煌关注到，与学位条例相比，学位法明确纳入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自主审核制度。“这对于保障和扩大学位授予单位自主权，进一步激发办学活力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北京大学的诸多探索，为学位法在高校落地提供了借鉴。龚旗煌介绍，北京大学以学位授权自主审核为重要抓手，大力发展交叉学科，打

造学科交叉平台，形成学科交叉融合的鲜明特色，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强化了学科对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学校努力探索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规律，强化专业学位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分类定做适用于学术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案，探索以学术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权、著作、应用转化成果等多元化形式体现学术创新成果，建立健全符合学科特点和培养类型的综合评价机制。

从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角度，江涌认为：“贯彻落实学位法并让学位制度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政府、高校、产业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他表示，下一步，江苏将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战略导向，优先新增国家发展重点领域、空白领域和急需领域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支持申报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主动对接产业需求，积极打造校级特色、省级重点、省级优势、国家一流的四级学科建设体系。围绕重大基础研究、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国防科技等国家（行业、区域）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大力推进跨门类、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学科体系支撑服务重大需求的能力。

——来源：教育部网站

面向未来的高校学科建设

学科是知识的划分，是在社会发展、学科建设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发现的结果。学科既包括知识领域，又包括组织建制、学科文化。学科制度化曾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的知识生产。学科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面向未来，加强学科建设，要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探寻学科建设的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

一、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里的“宗”是指宗旨、目的及事物的基本性质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是无限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认识一个事物总是从局部开始，然后再到全局，这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其概念也在发展变化，需要不断加深理解。面向未来，加强高校学科建设，要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

（一）学科、专业、课程及其相互关系

学科、专业、课程是高校建设发展、人才培养中三个最核心的概念，但在学校建设、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往往关注不够。面向未来，加强学科建设，仍然要把握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学科与专业的关系。学科与专业是一个非常接近的概念，因而人们常常将这两个概念相混淆。学科、专业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具有人才培养功能，都与一定的知识相联系；学科是专业的基础，专业是学科的应用。其区别主要表现在：①从结构上看，专业的构成要素是课程，学科的构成要素是知识单元；②从发展过程来看，专业发展的核心是教学，学科发展的核心是科研；③从发展动力来看，专业发展的动力是一元的，即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动力是多元

的，如社会需要、学者好奇心等；④从形成过程来看，新学科的形成主要表现为学科知识体系的成熟与完善，而新专业的设置主要取决于学者对该专业社会需要的价值判断。课程与学科、专业关系十分密切，简言之，学科是课程的构成内容，课程是专业的构成要素。放在更大范围来看，课程体现了三个“结合点”：课程是学校和社会的结合点，社会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反映到学校，要通过课程来实现；课程是学生和学校的结合点，学生到学校主要是学习课程，课程达到要求，学校则发给其毕业证书；课程是教学和科研的结合点，教师在科研中取得的成就，只有通过课程才能对学生产生作用，实现教学和科研的结合。

（二）学科发展的动力

学科建设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由此可见，和任何事物发展需要动力一样，学科发展同样需要动力。这是学科建设的前提性问题。与专业发展不同，学科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主要有内动力和外动力。内动力是学科逻辑自主发展规律；外动力是指社会需求。

首先，学科发展的内动力。学科发展的内动力表现在学科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学科发展在科学实践、科学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内部矛盾运动中实现突破。在实验层次上，新的实验工具和方法，导致新的实验结果和发现。如显微镜的发明，改变了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仅局限于用肉眼所看到的東西，导致了人们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更新，更促进了微生物学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假说大胆提出和不断更新，逻辑的内在演绎与展开，以及理论自身内在逻辑统一性的探索 and 追求。如德国科学家魏格纳躺在病床上，从世界地图上发现大陆轮廓的吻合性，因而大胆地提出大陆漂移假说，后来的论证，支持了大陆漂移说的成立。

学科之间由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循环运动引导着学科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学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同一学科在不同时期发展不平衡；同一学科在不同国家发展不平衡；同一时期不同学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学科就是在这种由不平衡—平衡—不平衡往复运动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其次，学科发展外动力。学科发展的外动力表现为社会需求。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学者研究指出，大学3/4以上的变化，起因为社会。高校一方面受社会系统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需求对高校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来自国家需要；另一方面还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军事竞争等对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对学科建设所起的作用。

（三）学科建设的主体

学科建设的主体指对学科、学科建设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机构和个体。学科建设的主体不同，所肩负的任务不同，在学科建设中的定位不同，实践建设的内容、方法不同。从总体来看，学科建设的主体主要有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本文讨论高校学科建设，因此，仅仅探讨以高校为主体的学科建设。

首先，学校层面的学科建设。学校层面的学科建设依靠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其主要任务体现在目标、结构、重点、资源、评估等方面。①目标。目标是对活动预期结果的设想。目标是方向、动力。高校学科建设的目标，就是对本校学科建设预期结果的设想，指学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②结构。结构是事物的存在形式，一切事物都有结构，事物不同，其结构不同，而且结构决定功能。③重点。重点指某一类事物中核心的或重要的部分。④资源。资源是指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资源可以划分为三类：基础性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性资源包括知识、政策、市场；衍生性资源包括理念、文化、制度。资源是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高校与社会

互动与交换的载体。资源转化是资源在个体发展、组织发展、社会发展中的创造。资源转化有结合型转化、结构型转化、认知型转化等多种路径。⑤评估。评估是指评价、估量与测算。学科评估是对学科建设过程和成果的评估。学科评估的类型包括：鉴定评估，即对政府、学校立项的学科建设项目以及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估考查；水平评估，即对学科发展水平的评价；择优评估等。学科评估的组织与实践可以采用多种方式。

（四）重点、特色学科建设

高校学科建设要加强重点、特色学科建设，实现重点突破。这是因为：首先，办学资源的有限性和学科水平提升的无限性的矛盾，决定高校学科建设要突出重点。学科建设需要大量投入，但任何学校的办学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重点建设所有的学科，必须有所取舍。即使是世界一流大学，也只有少数学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重点建设是我国政府推动高校学科建设采取的一项基本策略。通过重点建设，带来了学科的迅速发展，从而推进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学科建设如何实现重点突破？①重点突破要成为学校领导、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共识，制定和支持重点、特色学科建设的机制和制度。②重点突破要善于选择重点。学校层面，应对全校的学科进行分析，在竞争中选择一两个学科作为重点，加强建设；学科点层面，则应在相关学科方向中，选择一两个方向，重点突破。③重点突破要突出重点。重点一旦确定，就要打破常规，摒弃平均主义的陈旧观念，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加以建设。

二、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

（一）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形成的复杂局面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既指世界经历的大态势，也指中国面临的大态势，而且这两大态势彼此影响、互为因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表现在国际格局和经济发展上。从国际格局

来看，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转变，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型全球化从“单一中心”转向“多中心”“去中心”，社会思潮分化加剧。从经济发展来看，新一轮科技革新和工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中国几乎错过了这三次工业革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有能力抓住甚至主导这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自西向东”。

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百年罕遇的疫情不仅威胁人民的生命，同时对人类国际秩序、经济秩序带来了严重冲击，导致大国战略竞争进入了全要素对抗，经济衰退、全球市场动荡，某些产业链突发中断，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等等。

（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化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放眼全球，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创新融合，驱动多领域升级变革，正在为社会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其主要表现在：数字转型驱动传统部门转型升级；数字革命深刻改变就业市场；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尤其对服务业影响巨大。

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将引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五个方面：重构商业模式，提升劳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推动万众创业，创造就业机会。

（三）科学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首先，科学发展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极端，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

随着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科学发展越来越精细。

其次，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发生着强相互作用。科学技术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社会支持。同时，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产生重大作用。科学和技术之间产生了强大的相互作用，两者相互推进、共同发展。

再次，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新兴学科不断涌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科学认识的深化，学科交叉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通过学科交叉以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产生新理论，如生物学中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通过多学科参与研究，产生学科新的生长点，推进学科发展。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交叉学科，如计算机学科、环境工程学科，以及物理化学、数量经济、教育哲学、生物化学等。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必须关注科学发展的新特点。

（四）国家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一论述十分重要。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在建构新发展格局中，还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主攻方向，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中心任务。同时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开放与自主、发展与安全三大关系，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面向未来，学科建设要在新发展格局下进行。

三、面向未来，如何加强高校学科建设

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要总结过去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遵循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特

别是要从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的视角，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特别要在目标提升、要素优化、过程融合上下功夫。

（一）目标提升

目标是方向、动力。高校学科发展要关注建设目标。面向未来，学科建设中要把握目标的变化，根据未来社会的发展，提升建设目标。

学科及学科方向选择要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百年巨变、世纪疫情、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化，关键技术的破解，关系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高校学科建设中，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责无旁贷。现在，学科建设目标选择中，要关注的国家战略有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建强国战略、扩大内需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发挥学科建设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高校的学科建设要在立德树人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专业建设的重点是教学；学科建设的重点是科研，对于育人重视不够。现在强调课程育人、课程思政，笔者认为，首先要发挥学科在育人中的作用，探寻其内在规律。

（二）要素优化

学科点的建设主要抓住学科方向、队伍、基地、项目等要素。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要在优化要素上下功夫。首先，学科带头人要成为战略科学家。学科梯队主要由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要把握本学科学术前沿，有开阔的视野，抓住学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带领梯队成员不断开展研究，产出新成果，推动学科发展。学科水平取决于学科带头人的水平。如前所述，面对百年变局、新科学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学科交叉的大趋势，学科带头人要成为战略科学家。作为战略科学的学科带头人，要站在战

略的高度，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看待问题有哲学高度，对科学发展趋势有准确的判断力，在组织团队科技攻关上有很强的学术组织领导能力。

建设高水平学科平台。随着科学发展，科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发现、发明、开发、建造形成一体。同时，教学与科研、社会服务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因此需要建设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学科平台是科研、教学、社会服务、队伍建设的综合体，在面对未来的学科建设中，学科平台建设十分重要。实验室是学科平台最重要的一种存在形式。高水平实验室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场所，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阵地，实验室的数量和水平是一所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基本标志。

（三）过程融合

学科建设是一个包括知识体系建构、活动体系建构、社会建制建构的复杂过程。面向未来，高校学科建设过程中，需要多种要素的融合，各要素通过“相加”“相融”“相生”，从而形成新的事物。因而学科建设要实现过程融合，在过程融合中特别抓住学科交叉融合、产教融合、城校融合。

首先，学科交叉融合。如前所述，学科交叉是科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创新思想的源泉。在学科交叉的过程中，通过知识对流、理论互鉴、模式组合、方法碰撞，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推进学科建设。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要特别把握：其一，尽量以本校主体学科和优势、特色为基础，选择处于前沿的学科和学科方向，通过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新学科。这样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二，创新学术建制，建立矩阵式的学术组织制度。传统的学术建制已经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甚至成为学科发展的阻力。创新学术制度，要构建矩阵式学术组织架构，增强综合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改革评价制度，强化学科建设的贡献导向，创新导向；建立市场竞争机制，激励综合交叉研究机构增强吸取和应变能力。其三，建设开放、

多元的学科文化。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文化，不同学科文化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在学科交叉研究的过程中，学科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研究中产生冲突的重要根源。

其次，城校融合。在大学历史演进中，大学与城市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其关系始终难以割舍。高校学科专业与城市发展全面对接。如近几年来，临沂大学推进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精准对接。在对山东省、临沂市深入调研之后，停办 13 个专业，强化建设化学化工、物流工程、电子商务等区域主导产业紧密对接的专业，增设中药学、环境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等应用专业，积极培养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工科专业，实现了传统型专业结构向新动能专业结构转型，学校的学科专业蓬勃发展。

高校的重点优势学科和城市的优势产业相互推进。如华中科技大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瞄准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在国内率先开展激光研究，创办激光专业、学科。经过艰苦努力，从打出第一束激光，到建成激光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经学校黄德修教授建议，在武汉市建立“中国光谷”，集中发展光电子产业。光谷的发展，又推动以学校为主体，联合多家企业，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立光电国家实验室。在相互作用中，中国光谷的光电子产业和学校的光电子学科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面向未来，高校学科建设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我们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紧密关注未来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走出一条新路。

——摘编自《中国高教研究》2022 年第 10 期

刘献君

新文科视域下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要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

当今社会，随着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数字经济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作为全球产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引擎，不仅带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了产业链条，还培育了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极大便利了人民生产生活。经济社会对于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人才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我国就加强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专门指导意见，为高等院校交叉学科赋能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培养指明了实现路径。未来，高等教育需解决痛点问题，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束缚，持续丰富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内涵，不断提升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在新文科建设创新发展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呈现更加明显的交叉融合趋势。本文以“人大模式”为例，总结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创新与探索经验，深化人才培养在面临形势、内在需求、核心要义、机制保障、平台支撑等方面的认识，从而为加快构建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效能提升。

问题的提出：新文科建设急需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

随着《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发布，我国新文科建设工作在顺应新时代要求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明确了传统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需要正视的问题与改革方向，不仅适应了国情需要，也体现了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契合，从而推动文科发展与社会需求同步。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兴起，我国高等教育对卓越人才培养的认识不断深化，如需要满足国家战略对高素质人才要求的培养目标、开展科技前沿知识与发展现状相关教学内容，尤其是随着提升跨学科人才质量日益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才培养模式也需要朝着跨学科发展的方向更新。面对数字技术推动的科技浪潮，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这一创新选择，体现了教育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的发展要求。

当前，数字化转型已成必然趋势，世界各国为推动经济发展竞相制定数字经济战略，以期凭借商业创新、教育医疗等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实现经济发展并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我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专门设置“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章节，并对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作出明确部署。在诸多推动实施数字化战略的技术中，区块链凭借其去中心化的特点，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颠覆性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0 年将区块链技术纳入新技术基础设施，确认了其在战略层面的重要地位。区块链作为自主创新的突破口，能够拓展应用于广泛传统行业，并为金融、物流、司法等领域带来价值不可估量的创新发展。

在我国，区块链作为“新基建”已经逐步形成了包含底层技术平台、技术拓展平台、应用服务产品的全链条产业生态系统，但与之相随而来的却是新的安全风险，如数据泄露、侵犯个人信息、数字金融诈骗等。同时，我国区块链应用已经从最初的孤立单链模式发展为交互链群模式，监管难度不断攀升，如何实现区块链整体生态的安全监管、提升区块链治理能力十分迫切。在这一背景下，“以链治链”“区块链+监管=

法链”的理论体系被提出，旨在破解传统监管范式面对新技术的束手无策，利用区块链技术发现并解决潜在危及社会稳定的技术应用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区块链监管模式和技术的原始创新，体现了区块链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兼具技术前沿性和学科交叉性，涉及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等多个一级学科。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不同行业领域的深入融合，新业态、新职位、新需求将不断涌现，部分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也将发生颠覆性变革。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作为创新驱动发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动力。在数字经济时代重要发展机遇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将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指明方向，人才培养从“专业教育”迈向“学科交叉教育”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然而，当前前沿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更新速度呈指数级发展，远远超出人才培养方案的更新速度，从而导致学生所学知识难以精确匹配科技发展需求，单一学科培养无法为国家及时输送合格的急需人才等现实困境。而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作为一项新课题，没有先例可循和经验借鉴，知识体系、教学内容、培养模式、实验体系等都是亟需解决的教学问题。

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挑战与目标

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源于人才培养理念的革新。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不单是服务于私人或企业的技术型人才，更是参与政策制定、推动社

会进步的改革者，在高校教育中，这种人才培养理念强调的是培育跨学科知识和培养人才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因此，交叉学科的内涵是将其他重要的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知识引入教育研究，依照不同学科的内生逻辑进行有机融合，是传统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具有社会建构性的全新学科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我国第 14 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不是单纯地将不同学科的课程体系进行整合，而是作为新学科不断明确研究目标、明晰研究边界。在探索社会一般运行规律时，交叉学科必然存在特定的价值取向，反映着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社会的认识差异。从推动交叉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存在一定必然性，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的教学体系正在逐步建设完善。然而，作为跨学科人才培养的一部分，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这一培养模式不仅存在交叉学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还有具体领域的特殊性问题亟待解决。

交叉学科领域缺乏创新理论指导与明确培养目标。我国新技术与新经济的实践融合发展迅速，相较之下，研究与教育缺乏充分的创新理论指导，存在相对落后的现象。如果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始终无法构建有力的学科基础理论以指导科学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该交叉学科的研究原创能力将难以提升，新兴学科发展也可能面临热潮后的停滞甚至消亡。当依托工业经济的传统教育理论无法及时应对数字经济新问题，区块链技术带来的颠覆性解决方案则难以融入现实应用场景，难以构建符合要求的课程与教材体系并进一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原创理论和体系性研究成果。

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体现了新文科所蕴含的哲学社会科学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互交融的要求，能够促进学生有效应对未来社会的挑战。因此，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明确新文科建设的交叉学

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正当其时。在目标构建过程中，需要以解决国家、社会、企业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为依托，以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将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纳入目标变革中，在既有目标基础上进行调整、修正，明确学科属性、知识体系、未来面向等重要问题。

高素质人才培养绝不是仅依托于单纯的通识教育或专业教育，而是需要文理交融、学科交叉理论与教育理念的更新。其中，数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拥有兼具人文和理性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将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才能，进行触类旁通的独立思考，从而解决平台治理、数据治理、算法治理等诸多新兴问题。一方面，要明确交叉学科人才的文科或文理兼修的培养方向。另一方面，要明确交叉学科人才应面向实务还是侧重理论学习的培养方向。教育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始终无法摆脱作为科学还是技能的双重性之间的争论。在社会数字化发展趋势下，融合多元知识、多维思考模式的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目标将与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的要求准确契合。

新形势下人才培养需求与单一课程体系不适配。目前，有关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目标与路径的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层面，缺乏实践层面的系统性设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需求与单一课程体系的不适配问题。新设机构学科继续沿用传统教育课程体系，仅通过部分选修课补充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相关知识，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课程体系顶层设计和专门性、统一性的新人才培养项目，从而导致单一的课程体系无法实现培养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的目标。

区块链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更新速度呈指数级发展，因此，急需综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顶层设计。然而，长期固化的学科界限还难以突破，新技术与经济、法律交叉融合的教材相对缺乏，特别是依然缺乏相对完备的直接针对区块链、数字经济等核心

知识内容的结构化、体系化的教材。同时，还存在任课教师的跨学科知识结构储备不足、学科背景比较单一的现象，难以支撑其开展跨学科的交流与研究。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的交叉学科课程体系设置需要体现中国特色，实现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交叉学科课程教学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在设计时应当融合实务要求与数字技术现状，让学生同时掌握多个学科领域的重要知识，在总课时有限的前提下筛选出最具有价值的课程，对课程教学体系进行改造、更新和优化，探索该方向人才培养的可行路线。同时，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需要打破专业课程现状，及时将区块链技术、数字经济、元宇宙等领域的理论与案例分析纳入相关课程，促进交叉学科知识的多元互动、有机融合。不同课程应明确共同的人才培养定位，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在课程教学体系设置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高校教师的主导作用，培养素质过硬的交叉学科教师团队，由授课教师与研究指导教师围绕专业教育的主线进行学科交叉，有机融合区块链、数字经济领域的专业知识，避免不同学科单纯的平行相加。同时，高校教师应兼顾以理论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与以实践应用为主的课外教学，创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鼓励学生在课堂之外利用自身交叉学科优势积极参与学科竞赛、创新创业，从而形成合力教学效果。

协同创新的产学研“三位一体”合作机制有待实现。当前，高校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尚处于探索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以推动形成具有积极效应的社会合力。其中，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更需要关注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意义，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然而，如今区块链与数字经济领域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产教融合等平台，呈现教学与研究、产业、实务之间脱节的现象。高校内产学研结合的政策与管理机制不够明晰，相关规定主要侧重于对科研与教学的实务支持保障，转化计划与成果则略显简陋笼统，不仅科研创新难以转

化为实践中的高价值应用，科研教学也难以自然地与实务、产业建立有效互动并实现双向共建，产学研结合转化总体面临较大阻力。

产学研合作如果流于形式且依赖于政府引导，则难以达到集合各方知识与技术优势的目的。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培养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亟需探索致力于协同创新的产学研“三位一体”合作机制。高校应牵头积极优化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关系，以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导向，以解决国家、社会、企业现实需求与问题为目标，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与政府、企业等主体开展深度融合和协同合作，探索教育实践创新模式。由于学科本身实践性较强，交叉学科更强调教育、研究和实务之间的交流，因此可将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科研平台、有关企业作为实训基地建设的合作突破口，推动建立长效沟通合作机制。行业企业一方面能够以科研平台作为接口，向高校及时传输当前数字经济与前沿科技的发展情势、政策动向等重要信息，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结合；另一方面能够利用自身技术和资源优势，选择资金支持或业务合作等模式，与高校开展人才培养联合项目，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治理和数字经济建设培养并输送优秀人才。高校交叉专业课堂与研究平台则能够将人才作为推动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原动力，从而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创新。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人大模式”的创新与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这一宗旨下，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与法学院、区块链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构成培养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的重要基地，形成了“一核四维，双向并进”的独树一帜的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人大模式”。在“人大模式”下，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实践作为根本，

构建起扎根中国大地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从而更好地指明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目标。“人大模式”以课程、教材、平台、实践4个维度为基础，形成交叉学科课堂教学体系，为交叉学科实践构建了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这一模式体现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为培养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进行了有效的路径探索，旨在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一大批掌握区块链技术、了解数字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在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总结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要概念和理论。中国人民大学一直致力于交叉学科研究，在团队构建、课题承担、人才培养上开展深入合作，形成了鼓励创新的战略性产学研合作道路。2021年初，为充分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作用，形成创新交叉学科布局，实现学校人才培养创新战略的整体飞跃，经审议成立的聚焦于新文科视域下人文理工交叉的实体教学科研机构——交叉科学研究院，成为了学校推进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的“特区”。目前，依托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的研究成果与教学经验，学校已形成“数字社会科学”集群，并开展交叉型博士研究生培养试点工作，基于跨学科交叉平台和成熟导师团队单独配置博士生招生名额，并逐步开展复合型本、硕人才培养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区块链研究院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人文理工交叉的区块链研究机构，通过搭建学科平台，推动了相关学科研究团队组建和优势资源共享，充分发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理工学科交叉融合的集群效应，极大助力了新文科发展建设。以交叉科学研究院为平台形成创新战略型产学研合作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研究教学团队多年深耕于数字经济与区块链理论及应用研究，对区块链的应用实践进行研究推广，为政府在区块链战略布局提供咨询建议和指导。除此之外，还将教学成果与创新创业实践相结合，联合创业学院、商学院等已成功培育多个有影响力的区块链创业公司。

新文科视域下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路径探索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探索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探索人才培养路径过程中，必须明确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也为新文科视域下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根本性依据，即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党的各项事业融入知识体系与具体实践中。

高校必须明确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目标，率先肩负起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光荣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等各类特定方向的交叉学科人才，致力于解决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问题，更加需要从政治高度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高等院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交叉学科从培养体系到课程设置、从管理体制到师资建设，均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发展，传承红色基因，不断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输送顺应时代前进方向、奋发图强的高质量人才。国家急需的交叉学科人才应当是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高校推动形成横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人才培养模式，必将培养一大批交叉融合领域的领跑者和开拓者，进而为形成紧跟国家战略需要和长远需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没有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如同无本之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伴随着新经济、新业态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出了更多要求，各学科领域都面临知识体系重构的新挑战。高等教育培养新文科视域下的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需要将创新与发展的根本源泉置于人本身，及时回应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的发展需

求。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不能跟着国外高等院校“照葫芦画瓢”，而要以原创理论为指引解决实践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提供创新理论指导。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构建路径中，需要突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在理论层面上，要把握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明确交叉学科能够为高质量人才培养提供什么知识，明确如何在强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知识积累、进步、交融中探索文理结合的方向，进而应对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转变过程中社会科学知识所面临的价值挑战。对此前诸多理论与实践与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总结并提炼中国模式，形成中国自主的、原创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围绕服务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加快理论与研究创新。

在实践层面上，要加快构建交叉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扎根中国大地，把握学科创新与发展、交织与融合方向，探索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服务国家重要战略需求。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充分利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所具备的数据与技术优势，在中国特色的数字社会与制度体系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探索原创性知识体系，解决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现实性、关键性问题，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符合数字时代需求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观点，建构融合统一的人类现代知识体系。

形成跨学科组织管理平台体系。首先，在学校层面上，要形成跨学科组织管理平台体系，强化宏观层面的跨学科、跨学院协同创新，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组织管理。由于交叉学科的存在及发展有着独特的内生秩序与方向，因此需要由学校牵头进行顶层设计，对交叉学科知识体系进行优化重组，并结合各个学院与学科的实际建设情况，主动适应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人才培养需求。

其次，加强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组织管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应当以课堂为主、课外为辅，课程设计需要融合发展，加强教学方式革新与绩效评价的规范化、科学化调整，并整合优化跨学科、跨学院的师资教研团队，实现培养人才和以解决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供给为导向的全链条规范管理模式。

最后，先行先试回应多层次人才需求。在横向上，考虑到当前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实践尚未成熟，各方面资源并非足够丰富，可在部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较为成熟的学院或学科进行先行先试，逐步开设重点交叉学科的辅修课程或第二学位，引导学生基于自身兴趣与优势进行课程选择与知识探索。在纵向上，可结合本科阶段与硕博阶段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进行多种路径的尝试与探索，设计相应的培养方案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明确通过学科交叉形成原创理论、开设体系课程出版系列教材等国家急需新型交叉学科形成途径。与此同时，不再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局限于某一特定范围和阶段，而是保持发展性和开放性，发掘不同层次的交叉学科人才，借助课堂、沙龙、社团等机制实现碰撞交流、协同创新的可能性，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加快推进产学研“三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人才提出了多重要求，单一学科的升级改造已难以适应数字社会的高速发展，产学研“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则能够快速突破不同学科交叉过程中的单一化组织管理，进而打破学科壁垒，形成高维度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三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密切相关，能够切实实现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之间的转化，将理论创新、人才培养与科技变革、产业发展、市场调整、社会需求、学术影响等诸多命题相衔接，构建起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为推动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更新，必须将培养目标与具体课程体系设置、师资团队建设精准匹配，与新经济业态提出

的新需求精准对接。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既是推进国家战略创新的新动力，也对数字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为高等教育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引导着高校加快推进产学研“三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因此，高校可以不断拓展产学研多主体合作，以学界、业界、政府等多方主体深入参与的研究机构为中心，形成产业成果转化、理论知识突破、实践应用创新多个路径的相互融合，构建人才培养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协同互动、共商共建体系，真正实现多方主体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互补，培养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和时代要求的交叉学科人才。

结语

当前，“人大模式”下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方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建设形成的探索成果，为新文科视域下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模式和重要经验。随着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入，社会对交叉学科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高校作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为国家及时输送优质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在新文科视域下培养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两个重点：第一，交叉学科并非学科交叉，已经成为专门方向的人才培养问题；第二，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必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否则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将成为无本之木。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技术最终将是服务于人本身，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国家急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实践探索，最终也将服务于人才培养本身，从而推动数字时代的学科交叉融合和人才革新，进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11月上期

杨 东

高校学科交叉建设动态

一、中国人民大学

（一）学科交叉融合助力新文科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立足“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优势，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努力在新文科建设中作出示范性贡献。

一是在学校层面打造“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体系。学校以“大平台、大团队、大交叉、大协作、大项目”为建设思路，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国家安全、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区块链、人工智能、应急管理、公共健康与卫生疾控、未来法治、乡村振兴、智能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搭建了有层次、有梯度的“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体系，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规范化管理体系。通过建设任务书立项审核引导平台主动谋划，加强协同教学、协同研究、协同创新，建立并完善一对一联络、定期沙龙、联合人才培养和品牌建设等新机制。新增博士招生名额对平台定点投放，探索问题导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二是在学科层面建设“大团队”、开展“大交叉”、聚力“大成果”。学校的优势学科在学科交叉领域主动引领，形成了民法典、宏观经济、科技金融、区块链、乡村振兴等多个跨学科大型人才团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学校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下，设立“马克思主义+”学科交叉平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各学科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融合创新、协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相关学科统筹发展、一体建设。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传统优势学科内生活力与整体动能进一步释放，新的学科增长点与生长

方向进一步拓展，高质量、原创性成果层出不穷。

三是探索教学与科研互融互促的新型文理交叉。学校成立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区块链研究院，探索建立新型交叉研究中心，打造“数字+社会科学”学科交叉生态体系；成立数字政府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数字清史实验室、数据法学实验室、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大数据实验室、国际传播大数据智能实验室等一批新文科主题实验室，促进技术赋能学科交叉融合；成立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构建新时代舆论生态研究、评价与决策支持的引领性平台；搭建多层次数据智能平台，促进优势人文社会学科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深度融合，支撑传统学科转型和新文科建设。

四是构筑学科交叉政产学研共建共享新形态。创设“政府—学界—业界”深度融合的政产学研新机构、新机制。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合作，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与国家统计局密切协作，建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双碳研究院、国有经济研究院；集成攻关智能化社会治理，助力北京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深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拓展校企合作与社会服务，拓展产业合作资源，形成了政产学研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协同发力的良好局面。

（二）以交叉科学研究院为核心引领学科融合发展

作为全面推进改革创新的“学科特区”和“人才培养特区”，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旨在更加精准聚焦党和国家现实急需、发展急需、未来急需，以国家“急难愁盼”和重大战略问题为牵引，坚持“一定是学校层面、一定跨一级学科、一定聚焦文理交叉”的建设思路，发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激发学科建设内生活力与整体动能，开辟新的学科增长点与生长方向，不断强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创新、思想引领”价值功能。未来，交叉科学研究院将努力探索一条具有人大品质、人大特色、人大使命并引领时代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从而为

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文化自立自新自强自觉奉献人大力量。

打造机制创新试验田。第一，立足客观发展规律，探索建立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交叉型师资队伍。交叉科学研究院探索实行跨学院、跨学科团队PI负责制，推行校内首席专家双聘制试点，并在首席专家与新引进专家学者中探索施行长聘制管理机制。第二，坚持互惠共享理念，探索建立跨学院合作成果认定与奖励制度。交叉科学研究院实行以合作解决重大问题为重点的整体性评价，按照创新性、贡献度、影响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大胆探索、挑战未知。第三，把握时代发展机遇，探索形成面向未来的学术治理与评价体系。推动成立交叉学科领导委员会，探索成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叉学科分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交叉学部以及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管理委员会等，进一步完善符合交叉学科发展需要的学位授予机制、科研评价制度、教师评聘制度和人才培养方案，着力实现学科深度交叉与实质性融合。

形成人才培养新高地。交叉科学研究院明确“家国情怀、人文素养”的培养目标，教育引导學生争做“复兴表率、强国先锋”，把个人的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深入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全面促进新技术背景下的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人才培养，进一步打破学科、学制、地域壁垒，打造以数据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为底层架构的“数字社会科学”集群，按“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人文”三大板块开展交叉型博士研究生培养试点工作，单独配置博士生招生名额，组成班级集中在交叉科学研究院开展学习、科研、实践。

建设师资团队示范区。交叉科学研究院探索设立重大议题揭榜挂帅攻关平台，以之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育与创新团队建设破题之举。紧紧围

绕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区块链）、国家治理、乡村振兴、中国经济学等重点领域，遵循“问题导向、项目牵引、平台支撑、团队协同”建设思路，面向国内外招募战略科学家和首席专家，打造若干个研究水平高、发展潜力大、战略聚焦性强的优秀跨学科团队，为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文科建设积蓄深厚的学术团队和研究生导师基础。

——摘自《中国教育报》

二、上海财经大学

2023年10月上海财经大学计算经济交叉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揭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将围绕引育跨学科、高协同教学科研团队，开展复杂性、交叉性经济科学研究，布局学校高水平、交叉型实验平台，培养复合型、拔尖型计算经济人才等方面持续发力，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体现上财特色的计算经济学研究基地，为国家和上海的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重点实验室将致力于推动算法与市场机制设计、计算金融的方法应用等学术领域的发展，同时也将立足计算经济学学科国际前沿发展，对接数字经济时代对社会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和决策的重大需求，预计建设成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计算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高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

——摘自上海财经大学新闻网

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突出特色办学，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学科建设，新增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设立全球治理、国际发展等二级学科，建设区域国别、国际传播、涉外法治等新兴交叉学科。发挥相关专业优势，成立国际组织人才基地实验班、经贸“三语”实验班、涉外型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等，通过中外双导师联合培养等方式，着力造就“外语+专业”“法律+经济”等方面复合型人才。

——摘自教育部简报

四、中央财经大学

教育强国，学科为根。学科是高校发展的基础单元，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引领性作用。其发展水平是高校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更是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面对新科技革命给财经学科带来的新变化、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给财经学科带来的新挑战、全球经济深刻变化给财经学科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财经学科带来的新机遇，财经类高校应坚持“四个面向”，积极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针对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科研创新，及时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打造有利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平台，构建独具特色的财经学科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强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学校通过“三新”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建立独具特色的新学派。一是构建学科“新结构”。以国家重大经济战略需求为导向，推进学科交叉，注重跨学科知识体系建构，不断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国特色财经学科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指导性与贡献度。二是发掘学科“新动能”。加强数字赋能，将数字科技深度融入财经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培养“财经一大数据”复合型创新人才。三是开拓学科“新空间”。通过建设大数据平台与系统决策实验室、经济对抗与经济战争模拟仿真实验中心、保险与风险管理国际联合创新实验中心等文科实验室，开辟财经学术研究的新领域，紧跟科技发展趋势，加速财经研究与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的融合，为财经学科注入新活力。

——摘自《中国教育报》

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23年10月北京市教委领导到首经贸调研，充分论证并同意通过数字经济交叉学科平台建设方案。根据专家论证意见，为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打造优势学科群，提升学科建设水平，首经贸于2023年12月成立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承担数字经济

交叉学科平台建设各项工作任务。首经贸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实际，在教育两委指导下，将工作要求和设想落实落细，已取得一定成效。

（一）高站位组织部署，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将“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交叉学科平台建设”“抓好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建设”列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24年工作要点》。将数字经济交叉学科平台建设纳入学校党政一把手重要工作，四名党委常委分工推进，主管校领导每周调度安排，为平台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支持。

（二）用好内外部资源，合力推进平台建设

1. 团队建设

集中数字经济研究相关的多个优势学科资源，组建五支研究团队，鼓励校内教师进行跨学科研究。2023年10月至今，已取得数字经济研究相关成果60余项，其中课题10项，7项为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论文50余篇，其中中文A级论文1篇；出版著作3部；1篇文章被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2024年2月刊录用。多篇论文通过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初审，进入外审环节；向政府部门提交专题报告4份。

成立专门团队负责北京数字经济蓝皮书的撰写工作。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成果与国际发展趋势，聚焦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体系，打造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话语平台。研究团队已撰写完成《北京数字经济蓝皮书（2024）》各章节初稿，进入组稿修改阶段。

2. 人才引进

积极引进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才，以组建高水平研究团队。通过聘任和合作等方式，吸引优秀的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参与研究院工作。

3. 举办数字经济大讲堂和高层研讨会

定期邀请顶级学者来校做讲座。2023年12月，赵沁平院士受邀出席首经贸“新时代首都发展”高端讲坛暨北京数字经济大讲堂，讲座题目为《虚拟让现实更精彩》。同月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合办《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高层研讨会》，围绕数字要素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与实践难题展开讨论，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基础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4. 专业建设

学校2024年3月获批数字经济本科专业，2024年开始招生。数字经济专业硕士申报材料于2024年3月提交，目前进入评审中期。

首经贸将持续发力，全面推进数字经济交叉学科平台的各项建设工作，为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和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交叉学科平台工作简报》